



## 大爱无声

□ 黄士民

——献给最美乡村医生杨宝森

你出生的这片土地  
骨子里充盈正气  
大英雄岳飞气吞河山  
大词人秦观文达天下  
身为这片土地的儿子  
你用质朴和平凡  
传正气 播大爱

48年 17520个日夜  
厚厚七本预约出诊记录  
你把青春乃至生命  
无私奉献给乡村医疗事业  
你用真情演绎治病救人  
你用生命践行救死扶伤

你的足迹遍及每一条小路  
你的身影定格每一户农家  
宝森  
多么亲切的称谓

多么真切的呼唤  
老李头讲他的生命是你救回来的  
顾老太说你的血压器还留在她家  
端详着你身背药箱  
行走乡村的像片  
我的心潮澎湃激荡  
从你质朴的笑意里  
我触摸到可亲  
从你深邃的目光里  
我感悟到执著  
从你坚定的步伐里  
我体验到担当  
你走了  
走得太匆忙  
好多乡亲还等着你  
给他们把脉开方

你走了  
走得很坦荡  
众多乡民自发为你  
送上最后的告慰  
你69年的人生岁月  
用大爱写就如诗荣光  
你48年的行医生涯  
用敬业谱就奉献乐章

农历四月底五月初,夏收夏种开始。割麦,挑把,脱粒,耕田,平田,下肥,拔秧(发芽的稻子在秧池长到三五寸长,要拔出来移栽到大田),挑秧,栽秧。什么活儿,一下子都来了。

这个节令,公鸡也唤不醒劳累的人们,家里的广播喇叭就替代了报晓的公鸡。喇叭里唱什么?栽秧号子。

公社广播站凌晨四点开始放这支号子催人早起,这号子自开秧门到关秧门,要闹二十来天。曲调说不上好听。一句哼半天,这是歌吗?熟到自己也会哼,无所谓好不好听了。

随着栽秧号子响起,妇女们打着呵欠起床了。一拨人直奔秧池,干什么?拔秧去。这时秧池里的水还寒气逼人。农民有句话,“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人们上身裹着薄棉袄,腿上裤管卷得老高,一下水,浑身打个激灵。女人们坐在秧凳上,双手就着小秧根部向上薅。拔秧苗可要细心了,手要尽量接近秧苗的根部,抓住一把秧苗向上拔时用力要匀,否则嫩秧容易断。作贱秧苗是要被责怪的。拔出秧苗,用两根稻草扎成大小相宜的秧把子,抓着秧把子在水面“啪嗒啪嗒”几下,冲刷掉秧根部的泥,丢在一边,让男人们挑到要栽的大田。

一个把小时后,拔秧苗的妇女们上田埂,回家吃早饭。她们的早饭男人都已烧好。另一拨妇女已吃过早饭,直奔大田忙插秧。所有的男人都下大田了,他们忙着下肥、平田、挑秧,这一切活计都得在后一拨妇女下田前做好,才不耽误插秧。什么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在队长王福海的肚子里。

这时的大田里是热闹的,到处是忙碌的男人和女人。小孩子们做什么?撂秧。大女孩子们(男孩子要上学呢)把秧把子等距离地撂到要插的秧行里。我们新农民什么事都想做,什么事都要试一把,只是觉得拔秧苗真不容易。薅着秧苗往上拽,力小了拔不出来,力大了,秧断了。试了几次,不敢再拔。挑秧也不容易,一担秧,百多斤(农民的担子更重),

## 栽秧号子

□ 汪泰

戚肥均匀地撒到各处,作秧苗的底肥。

栽秧了,秧田里是要有歌声的。这歌,当然是栽秧号子。

“革新栽哎——革新栽——”妇女队长葛爱子起头唱起来,和广播里放的一样,姑娘们都应声而和。我们只听到音,不解其意。听人解说后才知道这栽秧号子的变化过程。原来第一句的词是“隔档栽”,现在改为了“革新栽”。以前栽秧,每人一趟,六棵秧,不讲究竖直成行,秧苗活棵后,松根推把除草不方便操作。后来要求竖成行,既美观又便于以后的田间管理。为了努力把秧栽直,专门改进了拉秧趟子的工具,在中间增加了五个齿,拖一趟成六行,为栽直行提供了方便。第一句改了,下面的词也都新填了,成了真正的革命口号。于是,我们听到的栽秧号子是这样的:革新栽哎——革新栽,栽好秧苗为革命哎——同志哎,手拿哎——秧把子笑吟吟,种田也是为革命。我的同志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同志哎……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栽秧号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词,只是有人唱着唱着就唱到旧词上去了。

栽秧的场面蔚为壮观,碧水,绿秧,水中倒映着的蓝天白云,还有红旗,几十个妇女参差成一行。栽秧是渐变式的退后,好似慢镜头,但双手指头间的节奏感还是很强的,栽秧号子的旋律与之能相应。如果换成进行曲,这秧还能栽好么?

一人开头,众人都和,秧田的气氛立即变得十分有趣。不栽秧的男人和小孩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站着不动了,他们在听,在找,哪家的女人唱得好,谁家的丫头嗓子亮。这号子,是那么悦耳。没听到过男人跟着唱的。他们也唱,活儿谁干呢?倒是隔壁田里的扣章,站在平田的耙子上,一手把着牛绳,一手抓着鞭子,头一扬,九转十八弯地打起了牛号子。他的嗓子一亮,牛蹄儿更快了,栽秧的女人直起了腰,说:扣章打的号子真好听。

这一刻,天地人一下子安静下来,像一幅画。

忽然,斑鸠叫着“白果果——果,白果果——果”,一阵风似的掠过秧田。

## 老九的房子(小小说)

□ 王庆

老九不是排行老九。

老九爸妈老来得子,老九是独子,在家里不排行。叫他老九,是因为老九读书时,常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老社员们面前显摆,老社员们大多不识字,看老九酸里吧唧的,像个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所以就叫他“老九”了。

老九家里条件不太好,土木结构的低矮三间房,前后墙是砖砌的空心垛子墙,东西墙是土坯垒成的泥巴墙,芦苇席上盖上塑料布,抹上厚厚的一层烂河泥,再紧紧地铺上斩齐的小麦秆,这就是屋顶了。

老九没成为真正的“臭老九”,他不是个读书的料,初中未毕业,就跟人到北京学木匠去了。他是分田到户后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村小青年。

虽才17岁,但男孩只要不读书,婚事就得提前考虑了。这样的房子怕是娶不到媳妇——老九妈常常这样想,想得都睡不着觉。老两口商量,要不卖掉老母猪,再搭上几麻袋稻子,凑点钱把老房子翻翻新?

说干就干。一个月后,东西墙也换成了砖砌的空心垛子墙,屋顶上也变成了齐斩斩的大瓦片。老九妈开心地笑了,这下可以托媒说亲了。

说了不少亲,可来人把老九家的房子一看,就没有下言了。媒人说得很直接:“现在最起码是七架梁的大瓦房,少数有钱的还盖了两层小楼房,看看你家的房子,连五架梁都不如,谁愿意给你家当媳妇?”

老九妈一夜间愁白了头,她对老九说:“儿呀,看来我们得盖新房子,至少要七架梁。你在外面可不能贪玩呀,平时要省着点。”

老九咬了咬嘴唇,点点头。

转眼五年过去了,老九已经20出头。经过这几年的打拼,老九有了五六千的小积蓄,盖新房子的事终于提上日程了。

老九同爸妈商量:“好多人家都盖楼房了,我们虽盖不起,但眼光可放长远点,先把楼房的脚打下去,等有钱了再加层。”老九的爸妈很赞同。

就这样,老九花光了一家人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两千元,一座崭新的大瓦房在老宅基地上竖起来了。

这座房子真不错,七架梁的大尺寸,地基打得很深,垒墙没用大泥刀,全是煤渣灰掺黄沙砌成的实心灰砖墙,拐角处还用了钢筋笼,墙垛子上铺了预制板之后才盖的顶。

有了这座新房子,这次只说了一次媒,就有姑娘看中了。姑娘没念过几年书,但看起来俏正正的。现成的好房子,她当然很满意。老九这下扬眉吐气了,走路还吹起了口哨,很好听。

婚后,老婆在家种着几亩田,老九常年在外出打工,没有特殊情况只有春节才回来住几天。盖房欠下的两千块钱债,小两口省吃俭用很快还完了。

在这座房子里,老九相继送走了老妈和老爸。这房子住了11年,刮风下雨一点问题也没有,但问题是庄台离集镇比较远,而且外出的路还都是泥巴路,一遇到下雨,什么交通工具都用不上,只能靠两条腿,接送儿子上学真是活受罪。

老九的老婆已经受了好几年的罪了。

老婆在电话里跟老九商量:“老公呀,现在只有老的还住在庄台上,好多年轻人都把房子盖到镇上去了,孩子上学也不用来回跑,能多睡好多觉呢。要不,我们把房子拆了,凑点钱,也到镇上盖座房子吧?”

老九想想自己手头里的积蓄,10万块不到,要全部造好能住人,还差好几万呢!但回头再想想,庄台上几乎没有孩子了,连一块玩的人都没有,怎么能让老婆儿子遭这个罪?

夫妻俩咬咬牙,就这么定了——在镇上盖房子!

老九花了两万八,找集镇办批了一块地,市口还不错,出门不远就是菜场和城乡公交站。用老九的话说,出门脚一翘,往公交车上一爬,屁大的工夫就到县城了。

这座房子真漂亮,砖混结构,小洋楼式的,外面贴着白瓷砖,上下两层,有三个大房间。此外,厅是厅,厨是厨,卫是卫,分得清清楚楚。更像样的是,家里还和城里人一样,置办起了沙发和茶几,装上了空调,用上了煤气灶。尤其是厕所彻底“革了命”,老九的老婆再也不用每天拎着马桶跑茅坑了,“大小事”解决后,按钮一按,哗——,污秽之物立刻不见了。

老九把账算了算,前前后后加装潢,花了13万。虽然还欠4万块的债,但老九想,这也不难的,老婆现在不种田了,在镇上的服装厂上班,自己在外面打工,不出两年就会还完的。老九想,这个房子不但夫妻俩能够住一辈子,将来儿子结婚当婚房也不成问题。老九甚至还在想,幸亏当年没有在庄台上盖楼房,不然浪费就更大。老九越想心里越美滋滋,悠悠的口哨声又响起来了。

老九在外面干活更拼命了,甚至为了省点钱,连烟都戒了,更不要说舍得花时间,隔三差五地回到自家的空调房里美美睡几天。

日子悄无声息地朝前走,一下子10多年又过去了。老九在扬州读大学的儿子眼看就要毕业了。儿子对老九说,毕业以后想留在扬州找工作,争取在扬州发展。

老九想,儿子的理想不能说没出息,能够做个城里人,不是咱老九家几代人的梦想吗?再说,好多条件好的都已经进城了,在南京和上海的多的是,能让儿子留在农村吗,这不让人笑话吗?

但留在城里,首先得有个房子啊!这次,老九主动打电话跟老婆商量:“老婆呀,你看,这10多年来你一直在服装厂上班,我在外面一天也没闲着,我们手里也有个六七十万了吧,为了儿子,要不我们把镇上的房子卖掉,再贷点款在扬州买个房子吧?”

老婆想了想,说:“你和你儿子一起拿主意吧。”

年前,老九在扬州城里买了一套90平的刚需小户型商品房,钢混结构的,开发商说能抗10级地震,还是个电梯小高层,三室两厅。老九盘算过,怎么地也要为自己留一个小房间养老,所以不能低于三室。

这次,老九花了120万,其中贷款30万,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

镇上的小楼房,老九挂牌出售了,挂牌价20万。老九说,一分不能少,他要用这个20万装修扬州的新房子。

老九已年过半百,是个朝60岁头上数的人了,他走路不吹口哨了。今年,他在广州做木匠。

抢忙,有两种情况。

一是春种栽秧、秋收打谷的农忙时令,有的人家劳力多且是干活的能人巧手,故收工较早,然后忙不迭地去支援还没完成农活的其他人家。他们不会因为帮忙而有所懈怠,就当自家家的农田换了个地方而已,同样的“吃”劲。那些中小田亩数的人家六七个人左右,大户人家十几个人,分布在田间地头,放眼望去,场面也是蔚为壮观。大伙儿相互寒暄,交流农事经验,闹着乡村野趣,在嬉笑中解解乏。偶有累得干活滞后的,前面的人会停下来等一等,或干脆为她补几棵苗,落队的便一鼓作气与大家汇集。有时候本村调度不够,还会向邻村发出请求。两村毗邻,一河之隔,也会欣然前往。我所在的村庄不远处有十几户渔民,记不清他们是怎么落户的,只记得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会暂且丢下渔具上岸帮忙,俨然成为一农人。这里算得上是个不错的社交场所,农人有着天然的热情基因,乐于做大众媒人,在聊家常的过程中,为张家李家牵线搭桥,以良田为媒、清水作证,许多秦晋之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

最辛苦的劳动莫过于打谷。从地里割下来的稻子,晒得差不多了,一捆捆稻把被他们高高举起,在奔腾的滚笼上左右挥舞,轰隆隆,轰隆隆,响声与蹦出来的谷子击打着耳鼓,让人忍不住一阵阵激灵。汗珠子裹挟着尘土以及里面细微的虫子,像小小的琥珀,只不过这个琥珀是浑浊的。被太阳炙烤过的稻穗头进在身上,这大概就是如芒在刺的肌肤体验了。噪音四震,

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大杠上,他教我一小时等于60分钟,1分钟等于60秒。那一年,我6岁。

我考试得了全班第一,老爸

第一个去开家长会,那一年,我12岁。

我阑尾炎开刀,老爸神秘地对姐姐弟弟说我是个贵人,要对我好一点!那一年我18岁。

姐姐出嫁了,弟弟当兵了,爸爸单独送我一枚甲壳虫怀表。那一年,我21岁。

爸爸悄悄地跑到我办公室,笑眯眯地说:家里有鸡汤,回家吃饭。那一年,我已经

## 抢忙

□ 薛丰

天气预报精确度不高的过去,在一场大雨行将到来之际,还在田里的户主来不及赶回来收拾晒着的粮食,凡是看到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粮食归拢,移到没有雨的地方,保全了劳动成果。一个“抢”字,道尽了热火朝天、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欣欣向荣的生活气象。

第二种情况,也是出现在农村。谁家有个婚迎嫁娶、生辰寿宴的,自然就会有烧火剥葱、宰鸡磨鸭、洗碗抹桌的人来抢忙。主人先提前几天登门请客,然后再委托腿脚利索的,在正日子这天挨家挨户地去请。临入席了,受托人又使出货郎一样响亮的嗓门,在村里一路叫唤“吃饭咯”,马路上顿时热闹起来,猫狗也跟在身后,准备打一次牙祭。掌勺的也不是什么专职厨师,就是平常的家庭妇女,为了这个好口碑,她们不甘示弱,锤炼了一手好厨艺。尤以年龄偏长的妇人为甚,做媳妇做的时间长了!我奶奶就是一把做菜的好手,红烧肉曾在不同的灶台飘香。遇到条件好点的人家,晚上还会安排一场戏,优伶的腔,厨子的汤,一段美好的时光。

农民收入不高,但不吝啬。第二天主人会将多余的菜分散给抢忙的。她们高兴地接过碗,从不认为这是残羹剩菜,而是觉得这是一种认可和褒赏,说明这忙帮得到位。

## 父爱

□ 宣晓华

小时候,最佩服爸爸的事:每一瓣西瓜都切得一般大,怎么挑都一样!喜欢爸爸宽宽的肩膀,喜欢爸爸隐藏的骄傲,喜欢爸爸温柔的眼神。

如果说妈妈的爱是和风细雨,那么爸爸的爱更像深水的暗流,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汹涌澎湃。

结婚了。

爸爸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包中药,叮嘱我吃下去。那一年,我还没做妈妈。

小时候,最佩服爸爸的事:每一瓣西瓜都切得一般大,怎么挑都一样!喜欢爸爸宽宽的肩膀,喜欢爸爸隐藏的骄傲,喜欢爸爸温柔的眼神。

如果说妈妈的爱是和风细雨,那么爸爸的爱更像深水的暗流,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汹涌澎湃。